

讀經不更

熊十力撰

第三講 略說六經大義

世事孔艱。余心已亂。本講不及求詳，但於《六經》略爲提要而已。「異時有暇，當別爲一書。」

一《易經》

今時士習，競尚疑古。遂有謂《大易》非孔子所作者。此實好異太過。《易》之爲書，古史稱始自伏羲作八卦。文王因而重之，爲六十四。《史記·周本紀》曰：「西伯蓋即位五十年。其囚羑里，蓋益《易》之八卦爲六十四卦。」

南本無「古史稱」三字

「《日者傳》曰：「自伏羲作八卦。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，而天下治。」揚子《法言·問神篇》曰：「《易》始八卦，而文王六十四，其益可知也。」《問明篇》曰：「文王淵懿也。重《易》六爻，不亦淵乎？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曰：「殷周之際，紂在上位，逆天暴物。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王道。天人之占，可得而效，於是重《易》六爻。」西漢以後言《易》者，其論重卦之人，雖不一說，而史遷、揚雄、班固等，皆以爲文王重卦。是自西漢迄東京初期諸儒，尚無異說。皮錫瑞《易經通論》謂解經當以最初之說爲主。遂從史遷等說，而判定重卦者爲文王。其說固近是。然說文王以前，《易》只八卦，理不應爾。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，漢時尚有其書，不可云僞。鄭諤曰：「《周易》以九六爲占，而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以七八爲占。《周易》占其變者。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占其不變者」李綱曰：「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以靜爲占。故爻稱七

八。七八者，少陰少陽之數也。陰陽之少，虛而未盈，故靜而不變。」李鄭二說果然否？今難詳考。大抵伏羲畫八卦，因而重之，爲六十四。此本自然之數。不必自文王而始重之也。但文王占法，當別有發明。即卦爻取義，有異夏殷二易。而其功等於創作。故以重卦歸之文王。《史記》云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。楊雄云文王附六爻。「六爻者，就每一卦言之」蓋自文王新創占法，而三百八十四爻，遂無異爲文王之所創演。此文王重卦之說所由始也。

義皇畫八卦。文王重之爲六十四。皮錫瑞疑孔子未贊《易》之前，《易》只有占法，而無文辭。逐斷定卦辭、爻辭即是《繫辭》。皆孔子作。而今之《繫辭上下篇》，古以爲《繫辭傳》，乃孔子弟子所作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云：「孔子晚而喜《易》。序《彖》、《繫》、《象》、《說卦》、《文言》。」所云繫者，即謂卦辭、爻辭繫於每卦每爻之下故通謂之繫。彖者，所以解

卦辭。象者，所以解爻辭。乾、坤爲《易》之門，居各卦之首。又特作《文言》以釋之。蓋孔子既作卦辭、爻辭，而又爲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以暢其旨。所謂言之不足，故長言之也。《說卦》漢宣帝時始出，「《論衡·正說篇》曰：『至孝宣皇帝之時，河內女子發老屋。得逸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尚書》各一篇，奏之。皇帝下示博士。然後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尚書》各益一篇。所謂《易》益一篇，蓋《說卦》也。』」當非史公所得見。皮氏疑《世家》「《說卦》二字，爲後人攙入。余謂《世家》言及《卦》當所本。雖《說卦》之篇，當時偶爾散佚。而孔子曾作《說卦》，儒者必有傳說。故史遷得據之以入《世家》耳。若疑《說卦》二字係後人攙入。未免擅改古書，以就已意。至卦辭、爻辭有說並是文王所作。〔鄭學之徒，俱依此說。〕有說卦辭文王作，爻辭周公作。〔馬融陸績等，並同此說。〕皮氏則以爲二說皆無明文可據。不堪信從。

「正傳」句下，南本有夾注：「古文家大抵流爲史學，而失孔子創作之本旨」按三〇一七段意則此夾注宜刪。

讖緯云：「卦道演德者文」則演《易》，即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謂。不必爲辭演說，乃爲演也。故《史記》但云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。不云作卦爻辭。楊雄《解難》云：「是以伏羲氏之作《易》也，縣絡天地，經以八卦。文王附六爻。孔子錯其象，而彖其辭。然後發天地之藏，定萬物之基。」楊子但以文王爲附六爻，亦不言作卦爻辭，其以爻辭爲周公作者，亦始於鄭衆、賈逵、馬融諸人，乃東漢古文家異說。西漢今文家說，皆不如是。孔子之學，今文家多得其正傳。故當徵信於西漢。史遷父子，世爲史官，聞見最博。遷作《孔子世家》云：「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繫》、《象》、《說卦》、《文言》。」必有所據於古籍，斷非逞臆妄說者。《繫》即卦辭爻辭。皮氏謂今之《繫辭上》、《下篇》，古以爲《繫辭傳》。釋文「王肅本有傳字」蓋古本皆如是。此可證《繫辭傳》，非即《繫辭》；而繫辭之必爲卦辭爻辭無疑。又今本《繫

讀經示要

五二四

明文書局印行

辭》有云：「聖人設卦觀象，繫辭焉以明吉凶。」又云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。繫辭焉，以斷其吉凶，是故謂之爻」據此諸文。明是指卦爻辭，謂之《繫辭》。《世家》載孔子於《易》，實有《繫辭》。則卦爻辭爲孔子所作，確然無疑。西漢去古未遠。史遷爲孔子創例立《世家》。特致尊崇。其所記載，必有徵據。決非掉以輕心，漫不加考者。後學不信史遷，而將何徵？皮氏據史遷說，斷定卦辭爻辭即《繫辭》，皆孔子作。可以定千載之疑案。但謂孔子未贊《易》之前，《易》只有占法，而無文辭。此必不然。二帝三王之世，當有卜辭流傳。孔子作卦爻辭，容有採取，然一經孔子之手，便賦以哲學意義。而非卜辭之舊矣。

《世家》稱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與《論語》五十學《易》之言適合。且證以志學一章，學《易》之年，即是知天命之年。是則孔子由學《易》而深澈道

體，年已半百。《世家》稱其晚而喜《易》，蓋實錄也。或曰：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據《釋文》：『《魯論》《易》作亦，連下句讀。』惠棟云：『外黃令高彪碑云：恬虛守約。五十以學。』此從《魯論》，亦字連下讀也。今本五十學《易》，蓋從《古論》。』漢時，魯共王好治宮室，壞孔子舊宅。於其壁中，得古文經傳，即《論語》等。言古文者，科斗書也。周時通用之文字，漢時人謂之古文。」然《魯》亦，《古》《易》，是非難定。猶不當據《古論》，以爲孔子學《易》之明證也。」答曰：「若如《魯論》五十以學斷句。則與《論語》所記孔子平日之言，全無相合。子曰：『吾十有五，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』云云。又曰：『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；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』孔子豈是五十始學者乎？曰：『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無大過。』則聖人學《易》而實體之之言也。五十以前，雖已不惑，而未學《易》，

此事之所有也。若云五十以前未曾學，則夫子他日自言十五志學，及好學云者，不又爲自欺之語乎？故知學《易》易字不應作亦。《古論》出孔壁中，決定無誤。又《論語》記子貢曰：『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』子貢云不可得聞，正是聞之而心知其難。以視顏氏之亦足以發，固迥不逮。然心知其難，却已深中肯綮。豈淺夫之所喻乎？夫性與天道之言，莫詳於《易》。《論語》所記，只在日用踐履之間。今若不信《易》爲孔子所作。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固子貢之所屢聞而極讚其難喻者，「讚其難喻，斯已喻之深。」夫子豈忍闕此理，而不欲垂文字以示後之人乎？故史遷作《世家》稱孔子序《彖》、《繫》、《象》、《說卦》、《文言》，明夫子實作《易》。此乃七十子後學，展轉傳來，而史遷得據之以修史也。今之後生，妄翻古史成案。不信孔子作《易》。私心立異，遺害學風。不可不戒也。」

《繫辭傳》「即今本《繫辭上下篇》」爲孔子弟子所作。蓋所以發明《繫辭》之旨。孔子作卦爻辭「《繫辭》」復作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，而自解之。然義蘊無窮，固有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者。其與弟子講說之際，必有口義流傳。七十子後學轉相傳習，或復加以推演遂成《繫辭傳》。如佛弟子依據佛說而推演之，爲大小乘諸經，亦皆名爲釋氏金口所宣。則《繫辭傳》雖非孔子親製，而其大義微言要皆出自孔子。固昭然不容疑也。

余嘗以《易》與《論語》互證：《易》乾爲仁「見第一講」。而《論語》即以仁立教。「參看《新唯識論·明心章》」《易》於變易見不易。而《論語》《川上之歎》即是其旨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以自昭明德」。《晉卦·象傳》「而《論語》首言學。學者覺義。〔見《白虎通》〕與自昭明德義通。〔覆看第一講，談《大學》明明德處。〕《易》之爲書，邏輯謹嚴。而《論語》曰

「足食足兵
民信三者」
以下至下頁
「聖學也」
南本作夾注

：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。」又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可於兩書，見其精神一貫。《易》明萬物資始乾元。各正性命。而《論語》曰：「人之生也直」即本其義。孟子繼孔而言性善，其根柢亦在是也。《易》言：「開物成務。裁成天地。輔相萬物。」而《論語》言治，既庶必富，「富歸衆庶，不可專之一人或一階級也。」既富必教。「衆庶莫不富。即天下無有不可受教之人。《春秋》太平世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，以此。」其答子貢問政，曰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皆通於《易》。足食、足兵、民信三者，是言立政規模。其實施之典制法度，要在因時制宜。故不虛擬也。足食之原則云何？證以《論語》患不均之言，及一部《周官》大意，則孔子注重社會主義及生產發達可見，此與《易》之開物成務等意思正合。國際未至大同，則足兵爲要。否則強凌弱，衆暴寡，而人類之禍亟矣。《易》之訟卦甚可玩。孔子曰：「自古皆有

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其教化之根本旨趣在此。《易》言萬物各正性命，正者正直，義極深微。人生真性，元無不正。心爲形役，始顛倒而離其正。如此，便喪其性命，而人道絕矣。故國之政教，必使民皆守信。信義不失，即不澆其真性，而性命正。《論語》以此爲政化之大本，固與《易》義合也。晚世列強之政，使其民逞嗜欲而習爭噬。將使人道毀絕。惜其不聞聖學也。凡此，略舉其要，可以《論語》證明《大易》之必爲孔子所作。後生不究大義。輕遮古史實錄。「謂不信《史記》」妄疑先聖制作，經教亡，而民性日偷。國胡與立？浮氣之相乘已久，其亦可以反矣。

主周公作爻辭者，或據《左傳》：韓宣子適魯。見易象云：「吾乃知周公之德」殊不知，韓宣之意，但謂周公能玩「易象」以修德耳。犧文畫卦，皆有所取象：如乾象天，坤象地之類。故云易象。周公被流言之謗，而能省身

修德。知其有契於易象。故稱之。韓宣並未說周公作交辭。何得誤取爲據？故交辭亦孔子作無疑。

三〇〇・二

焦循《易圖略》云：「說《易》者，必言《河圖》、《雒書》、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、《河圖》、《雒書》經前儒駁正，無復遺說，詳見毛大可《河圖雒書原舛》。胡朏明《易圖明辨》。惟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，言人人殊。大率多以《連山》爲伏羲，而夏因之。《歸藏》爲黃帝，而殷因之。」又謂「《連山》以艮爲首。《歸藏》以坤爲首。婦不可以先夫，則坤不可爲首也。」按乾陽坤陰，故乾有夫象。坤有婦象。男女平等者，言人道不宜相凌也。夫自正以率婦，婦執順以相夫，則夫婦之倫所當然也。今以婦不可先夫，喻坤不可首乾。『子不可以先父，則艮不可爲首也。』按伏羲初畫八卦，八卦之中，乾坤喻如父母。餘六卦，謂之六子。若云艮居八卦之首，則是子先父也。『伏羲作八

卦，重六十四卦。其首皆以乾坤。故曰乾坤定矣。何得又首艮？以余推之：《連山》者，當如于令升之說，即『帝出乎震，齊乎巽，相見乎離，致役乎坤，說言乎兌，戰乎乾，勞乎坎，成言乎艮。』是也。艮位東北，坤位西南，《彖辭》及之。四時首春，春始於寅，當東北艮位。艮成終，亦成始。故曰《連山》首『艮』。非六十四卦之序以艮爲首也。《歸藏》當如近世徐敬可之說，即子復、丑臨、寅泰、卯大壯、辰夬、巳乾、午姤、未遯、申否、酉觀、戌剝、亥坤、爲十二辟卦是也。始於子，而實受氣於亥。坤初生爲復，至二爲臨，至三爲泰，至四爲大壯，至五爲夬，至上爲乾。乾初生爲姤，至二爲遯，至三爲否，至四爲觀。至五爲剝。至上仍爲坤。故曰《歸藏》首『坤』。由坤而乾，故又曰『坤乾』。非六十四卦之序以坤爲首也。伏羲通神明之德，類萬物之情，以乾坤爲首，而序六十四卦。無可移者也。取八卦以屬八方。即以屬四時。又

取十二卦以屬十二月，以爲消息。於重卦序卦之外，別一取義。以始艮終艮，而目之爲《連山》。以始坤終坤，而目之爲《歸藏》。與『五運六氣』之說相爲表裏。後世識緯術數之家多本之，余嘗思其義：伏羲之卦明人道者也，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明術數者也。鄭康成云：『殷陰陽之書存者有《歸藏》。』謂之陰陽之書，則陰陽五行家言也。大幽堪輿之屬，托諸神農黃帝。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蓋即其類。其始本不與設卦觀象之意相混淆，而自爲用。夏殷以來術士之說行，而伏羲之卦象，漸失其本。殷人尚鬼，蓋更有甚者。其季世之人，第知六十四卦爲占驗災祥之用，而不知其爲天道、人倫之學。故文王專取伏羲之卦，而繫以辭。指之曰『元亨利貞』，曰『吉凶悔吝厲无咎』。而陰陽術數之叢雜，一概屏之。周公制官，以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存諸太卜。亦卜筮之占，可參用之而已。』按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，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，經編易類，尚

可略考。《漢·藝文志》雖不著錄，未可便以爲僞。《北史》載劉炫僞造書百餘卷，題爲《連山易》、《魯史記》等。當是劉炫因古之佚文，有所增竄耳。桓譚《新論》云：「《連山》八萬言。」後漢時此書尚存。晉·皇甫謐《帝王世紀》、北魏·酈道元《水經注》並引《連山》，皆在劉炫前。桓譚謂《歸藏》四千三百言。鄭氏《禮運》注：「殷陰陽之書，存者有《歸藏》。」阮孝緒《七錄》云「《歸藏》雜卜筮之書雜事」。此皆可證古有其書。至於首艮首坤之說，或是其時筮法別有取義，或如李過所云：夏商周《易》首卦不同。蓋寓三統之義。今皆無從質定，不妨付諸蓋闕。而焦循必引帝出乎震一節，以言《連山》。必據十二辟卦，以說《歸藏》。此固可備一說，難作斷案。惟夏殷言《易》不外占卜之術。此則可由晚周術數尚盛行，而推知二代之更甚於周也。

伏羲畫八卦，重爲六十四。雖有卦象，而未加以說明。然萬化之源，物理

人事之律則，固皆寓於其中。但當時民智未盛啓，罕能闡發義文之意。輒以術數，附於卦象。至孔子序《彖》、《繫》、《象》、《說卦》、《文言》，而後《易》始離術數。乃純爲哲學界之高文典冊。七十子後學，大抵承尼山之緒。今可略考者，如孟孫二子皆深於《易》理。趙岐稱《孟子》之書，包羅天地，揆敘萬類。仁義、道德、性命、禍福，粲然靡所不載。又言，孟子通《五經》，尤長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。焦循曰：「孟子深知孔子作《春秋》之旨。至於道性善，稱堯舜。則於通德類情，變通神化，已洞然於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道。獨《詩》、《書》云乎哉？」又曰「七十子沒，道在孟子。孟子道性善。稱仁義。惡楊墨之執一。斥儀衍之妾婦。」按《繫辭傳》曰：「立天之道曰陰與陽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」孟子言仁義，此其通《易》之明證。《易》道主隨時處中。而孟子惡執一。《易》稱大人